

# 从白小保校运动看马来西亚 华人的政治参与形态

赵海立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厦门 361005)

〔关键词〕白小保校运动；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参与

〔摘要〕马来西亚华人有着积极的政治参与的传统，近些年来更是利用各种途径来最大限度地表达与维护其利益。2001 年来持续四年的白小保校运动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政治结社、政治表达、政治接触等方式来维护子女接受母语教育、文化传承的权利。这一典型事例体现了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参与的基本模式。

〔中图分类号〕D634.3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05)04-0069-06

## SJK (C) Damansara Save Our School Movement and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ode of Malaysian Chinese

Zhao Haili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Keywords:** SJK (C) Damansara Save Our School Movement; Malaysian Chines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alaysian Chinese, with the tradition of act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leave no stone unturned to express and maintain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SJK (C) Damansara Save Our School Movement has lasted for 4 years from 2001, and it protected the rights of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and culture inheritance by the means of political election, association forming, political expression and contact, in which the basic modes of Malaysian Chines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ere fully manifested.

浦岛郁夫认为，“所谓政治参与是旨在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普通公民的活动。”<sup>[1]</sup> S. 亨廷顿与 J. 多明格斯也有类似的认识，认为政治参与是指“公民个人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sup>[2]</sup>。不过，他们对这一定义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指出政治参与是实际的活动而不是态度；它是普通公民的政治活动，不包括官僚、政治家和院外活动家作为职业进行的各种活动；政治参与也包括合法地或非法地、使用暴力或采取和平手段、成功地或不成功地影响政府决策的一切努力；另外，它还包括自主参与和被动员的参与<sup>[3]</sup>。可见，政治参与的实质就是民众影响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的政治行为，其动力来自于对自身权益的追求与维护。广泛、有序、

有效的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政治体系运转的能量源泉。

马来西亚华人早在马来西亚独立前就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一方面为马来西亚的独立，另一方面是为华人社会的权益。为有效地进行政治参与，华人成立了各种大型的社团，直至成立政党。“马来亚各州的中华总商会在廿世纪初期先后成立。战前，商会领导人相当于华人社会的代言人，在战后，他们已介入政治活动。”<sup>[4]</sup> 随后，在 1949 年 2 月成立的马华公会虽然表面上看是一个福利机构，但从 1951 年即发展为政党形态，努力照顾新村的华人，积极为华人争取公民权，并“保护和促使华人的

〔收稿日期〕2005-02-25

〔作者简介〕赵海立，博士，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东南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经济及商业权利”<sup>[5]</sup>。除马华公会外，相继成立的以华人成员占大多数的政党还有马来亚劳工党、马来亚党、人民进步党等。当前，随着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华人同其它族群一样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的权利和渠道。那么，现代马来西亚华人是如何进行政治参与的呢？窥斑知豹，本文拟通过考察正在进行的白小保校运动来透视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参与的基本形态。

## 一 白小保校运动及其意义

白小即白沙罗华文小学，位于吉隆坡八打灵地区白沙罗华人新村<sup>①</sup>。八打灵区约有华裔人口 17.7 万，却只有 7 所华文小学。如果按需要，此地应有 24 所华文小学，故近些年来，由于八打灵华小严重不足，导致白小学生每年都爆满。这种现象并非个别现象，在马来西亚其它华人聚居的城镇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华人社团要求增建华小的呼声不绝于耳。1995 年，白小董事部就正式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设立白小分校，但没有得到政府回应。甚至政府在制订 1987 年至 2010 年八打灵地区新建 153 所学校的发展规划中，也没有一所是华小。1999 年马来西亚大选期间，有政治人物为政治目的“说服”白小董事部将申请分校改为申请迁校。这样白小董事部在没有召开赞助人大会的情况下，就听从该建议，转而申请迁校。2000 年 4 月，教育部同意白小迁至万达镇第三区 Bandar Utama (BU3)，5 月教育部再次要求白小迁至丽阳镇 (Tropicana)。6 月 14 日，当村民在集会上获悉迁校计划时，极力反对，并随后成立“白沙罗新村反对华小搬迁行动委员会”，与白小董事会、董联会等多次商讨此事。行动委员会认为应该建立分校而不是迁校，“一校换一校”并不能解决华小爆满的问题，况且白小历史悠久、设备完好，完全可以正常使用。环境部的报告证明教育部所谓白小原校环境不安全、空气污染、噪声干扰、交通阻塞等问题并不存在。于是在 2000 年 9 月，行动委员会易名为“白沙罗华小保留原校、争取分校委员会”。该会明确表示：不反对建立丽阳镇新校，也鼓励丽阳镇邻近社区子弟就近入学，但不应该关闭属于白沙罗社区的白小原校。

2001 年 1 月 3 日，当新第一学期开始时，政府

正式要求原白小学生先到万达镇与培才二小共校，等丽阳镇新校建好后再行分离。这一决定遭到保校委员会的反对，学生中也有 145 名反对，坚持在原校上课，由义务老师授课。1 月 9 日，教育部贴出封校告示并在 12 日正式执行，警方日夜驻守校园。这时白小保校委员会才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更为积极的保校运动在各华团和华人政党的关注与支持下从此展开。到目前为止，保校运动已经持续四年之久，虽然其重开原校的宗旨还没有实现，但它一方面加速了丽阳镇新校区的建设，使丽阳镇新白小奇迹般地成为第一所最快建成（仅 8 个月）及政府拨款最多的华小。另一方面它再一次展示了马来西亚华人保护本民族文化和其它各项其它权益的决心和能力。同时，它也引起朝野双方、各族群对马来西亚历史上所遗留的问题在新时期作一次深入的思考。

## 二 保校运动的政治参与形态

“所谓参与形态，就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各种形式、方法、渠道、手段的总称。”<sup>[6]</sup> 如果从宽泛意义上讲，政治参与形态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即只要是对政治系统的决策过程发生了影响和推动作用的公民行为都可归为政治参与的范畴。一般而言，对政治参与的形态可以从性质上区分为两大类，一是制度内的政治参与，二是制度外的政治参与。白小保校运动主要属于制度内的政治参与，本文将以此为讨论的重点。

制度内的政治参与也可称作常态的政治参与，即为法律所允许的政治参与，它主要包括政治投票、政治选举、政治结社、政治表达、政治接触。政治冷漠也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被动的政治参与。白小保校运动作为一种主动的，甚至是激烈的利益表达形态，当然不能与政治冷漠联系在一起。综观四年来白小保校运动的过程，它在政治投票、政治选举、政治结社、政治表达、政治接触等方面都有所表现。

### 1. 政治投票

作为公民表示其政治偏好或政治态度的一种政治行为方式，它不仅限于选举，还可应用于创制、复决、罢免等，可以运用于国家范围，也可以在较

<sup>①</sup> 新村是英国殖民当局对付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的一种方略，主要通过把马共游击队活动地区的居民（主要是华人）集中到政府建立的“新村”，以断绝其粮食及其它物品的供应，政府对新村居民实施严格的管理。

小范围内举行。投票的方式很多,可以是正式的书信形式,也可以是声音、手势或姿势,甚至是电子信号。白小保校运动首先作为一个社区活动,有必要先得到本社区民众的支持,为此,保校委员会进行了民意调查和签名支持运动。2000 年 10 月,白小校方就迁校问题发出“调查问卷”,但问卷被村民认为所设定的问题不利反对搬迁。村民还将 95% 村民(667 名)反搬迁签名录交于八打灵北区国会议员周美芬。除此之外,白小保校运动也在全国发起“救救白小全民签名运动”,所到之处都积极呼吁大众人士参与签名运动,支持保留原校,500 天内即获得 15 万个签名。值得一提的是,保校运动成员在马华公会周年庆典上提呈备忘录时,也获得马华署理总会长李金狮的签名,同样,公正党主席旺阿兹沙也签名支持保留白小原校。民意调查和征集签名表现了部分民众的态度,因此可以看作是特殊的投票形态。当然,保校运动为了强化组织力量及扩大工委阵容,白小保校委员会在 2003 年 7 月间也进行了一场全民参与的民主投票选举,以吸纳更多家长和村民加入工委。白小保校委员会的选举程序严格,只有工委赞助人才可成为提名人、附议人或候选人。董教总及雪华堂分别派出代表,监督封票经过。新一届理事改选在 9 月顺利完成,由熊玉生先生当选为新主席,并成功举行首次会议。

## 2. 政治选举

政治选举是一种政治精英或政治体系掌控者遴选的过程,除了投票行为外,它还包括选举资金的筹募、选民动员、文宣造势及其他影响选举过程或结果的活动。白小保校运动也很好地利用了政治选举这一有效的政治参与方式,来引起政治人物对白小问题的重视,以促进白小议题的解决。在 2002 年 1 月举行的玻璃市英特拉加央岸补选和 3 月举行的彭亨州吉打里补选期间,白小保校委员会一方面利用集会演讲、辩论、分发白小社区报和其它宣传资料让选民了解白小真相和重开白小原校的要求,另一方面与各政党及其候选人接触,要求针对重开白小的议题清楚表态并给以承诺。同时,还在补选投票日组织委员会人员在投票现场游行,浩浩荡荡的保校运动队伍统一身着印有“SOS”(Save Our School)和“救救白小”字样的 T 恤,士气高昂地挥舞保校旗帜,高呼“重开白小原校”的口号。这样,“白小保校运动借助补选,打出社区议题的

诉求方式,不但刷新了大马政治选举的文化,也采取了通过选举来要求朝野双方表态支持社区人民议题的新斗争方式。”<sup>[7]</sup>

## 3. 政治结社

政治结社是指具有共同政治目的的公民为了某种利益而结成团体组织的政治行为。这种利益可能是非常特殊的利益,也可能是广泛的公共利益,但组织的基本目标还是影响政府决策。2,000 年 9 月“白小保留原校,争取分校委员会”的成立,虽从孤立方面看其政治意味不足,但综合而言,它与华人其它社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其财政帐户由董教总掌握,其义务秘书由董教总人员担任,其工委顾问分别来自董教总、民主行动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等党团组织。在保校运动中,上述各党团,甚至马华的一些基层组织都给予委员会大力的支持,并亲自参与。保校委员会尽管不属于永久性社团,但可归为任务型的社团,完全具备有社团的功能。

## 4. 政治表达

政治表达是公民通过各种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政治态度和政治要求的政治行为。这些手段中主要包括集会、请愿、言论等等。

白小保校运动所别举办的集会多种多样,有庆祝会、纪念会、动员会、记者会、辩论会、协商会、筹募会、演唱会和烛光祈福会等。如在 2001 年 4 月 15 日、2002 年 5 月 15 日和 2003 年 9 月 26 日,委员会分别举办了白小保校运动“百天庆典”、500 天纪念和 1000 天纪念活动。在这三次大的活动中都有大型的集会举行,委员会每次都表示保校的决心,提出“明明白白坦坦荡荡维护华教千万人,大大小小男男女女重开白小一条心”的口号,并把“一意一心为白小,千心万苦开原校”作为白小保校运动 1000 天纪念主题;委员会在每周三都举办汇报会,向民众汇报白小事件的进展情况。为扩大影响,充分表达白小的诉求,委员会在全马各地进行巡回演讲,举办了近百场汇报会,希望争取各界的支持。这种全国性的以“救救白小”为主题的系列讲座会,从 2001 年 1 月 20 日在大山脚展开序幕。3 月 18 日由雪隆董联会主办的“白小汇报会”规模比较大,约 2,000 人参加,出席者包括民主行动党、马华及民政党的基层领袖;2001 年 12 月,保校运动先后荣获跨越种族的 2001 年度“大马人权奖”(由人权机构大马人民之声 SU-

ARAM 颁发 2001 年度奖), 以及崇高的“林连玉精神奖”(象征华教奋斗精神, 肯定他们捍卫母语教育的努力及坚持), 为此行动党特别举办了庆祝晚宴。3 月 6 日, 行动党还曾为白小举办过“母语教育新政”座谈会, 委员会受邀参加。2003 年 3 月 4 日, 白小保校委员会及学生访问团一行 45 人浩浩荡荡抵访瓜拉光新村与 7 大社团座谈交流, 7 社团皆表示支持白小重开; 由于白小原校的每月开支约为 2 万元, 因此筹款就成为委员会的一项主要工作。在 2001 年 1 月 20 日“救救白小团结晚宴”吸引了 1,500 人参与, 筹募 1.5 万零吉。3 月 5 日, “国王的新衣”筹款首映会在 One Utama 购物中心举行。8 月 22 日, 以筹款为目的的“人民团结自救晚宴”举行, 宴开 200 桌。9 月 10 日, 雪隆董联会与沙登新村华小校友会联办歌舞晚会为白小筹款。2003 年 1 月 8 日推出“一人一元献白小”筹款运动, 工委开始会在雪隆一带推展活动, 如到集市筹款、拜访各社团、接待到访的团体等。运动除了要筹募白小原校和保校运动的日常经费以外, 也可让白小保校运动保温, 让群众了解白小事件还没有解决及凝聚各界热心人士的力量; 对白小问题各华基媒体十分关注, 因此记者招待会就成为保校委员会与媒体沟通的主要渠道, 每有重要活动, 总会有记者的参与; 除此之外, 还有以“救救白小”为主题的演唱会、春节团拜会等。

与常见的请愿方式一样, 白小保校运动的请愿活动也主要是游行示威、绝食静坐、递交请愿书等, 这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普遍采用的重要方式, 只是在具体环节上有所不同而已。2001 年 1 月 7 日, 白沙罗新村的 9 位村民毅然剃了光头, 以表达坚决保卫白小原校的决心, 也掀开了白小保校运动的序幕。2 月 18 日, 行动党及红玫瑰青年中心举办“一步一步救白小”运动。众多关心华教的健儿参与义跑, 以期唤醒更多的人参与挽救白小运动的行列。行进中受警方拦截, 其中 51 人被指控非法集会而带到警局。2002 年 5 月 1 日, 村民参加劳动节游行集会, 也因受到警察阻止而没有进行到底并有 4 人被带回警局; 令人感动的是, 有些村民和家长当时为了保校而毅然暂时放下工作, 从 2001 年 2 月 1 日至 9 日, 不断到马华公会、民政大厦、教育部、科学和工艺环境部、房屋和地方

部、交通部及公共工程部等有关部门进行静坐绝食抗议。3 月 9 日与 16 日, 还有来自关丹的涂亚眉女士分别在雪华堂、马华大厦前独自绝食静坐以声援白小保校运动。另外, 坚持留在原校上课的学生此间也曾到教育部前请愿抗议迁校; 为表达意愿, 保校委员会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和政党负责人递交请愿书或备忘录。2000 年 12 月 22 日, 委员会会见林祥才, 同时呈交抗议联署信和备忘录给时任马华总会长的林良实。2001 年 1 月 5 日, 委员会向教育部长慕沙呈交抗议书。19 日, 白小董家教提呈备忘录给相关部门, 表达多数家长的意愿。26 日到 31 日, 委员会连续要求会见教育部长, 提呈备忘录均被拒绝。2 月 15 日, 民政党向首相、副首相、教育部长提呈白小报告书。28 日, 委员会呈备忘录给大马人权委员会。

保校委员会也注意利用舆论的力量来表达意愿。除了时常召开新闻发布会外, 在运动初期还多次主动拜访《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等中文媒体, 这使得各媒体连续 3 个月每日都报导保校运动的进展。在媒体报导之下, 白小保校运动获得全国人民的注意。但是, 从第 4 个月开始, 白小新闻开始被有关当局封锁, 使得全国各地人民以为白小事件已经解决。工委为了突破新闻媒体的封锁, 于 2001 年 3 月 29 日在白小原校旁设立“民主新闻墙”并开始出版社区报《白小报报》(原名如此), 让群众了解白小保校运动的进展。此后 2 年中, 工委一共出版了 10 期的白小社区报: 《白小报报 1》(原名如此)、《白小快报 2》、《白小快报 3》、《勇报白小》、《白小真相报》、《白小真理报》、《致吉打里的选民》、《还我白小》、《我爱白小》和《爱我白小》等。报纸出版后, 立即通过各种途径到各地派发。工委在运动的开始还制作了“救救白小纪念歌辑”MTV 光碟和“把根留住”VCD 光碟。这两种光碟是白小保校运动非常重要的宣传品, 目的是让全马各地的人民了解白小事件的真相。除此之外, 工委也陆续不断出版各式各样的宣传品如“救救白小”T 恤、帽子、白小“保校运动 500 天”图片集、白小明信片以及“一人一元献白小”筹款运动海报和金砖券。就是在 2004 年的新年前夕, 为反对政府将白小变成货仓, 委员会人员还印刷了大量宣传单并到独立广场派发。

### 5. 政治接触

政治接触主要是指公民为相关利益而与有关政治人物沟通联络并游说之以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种政治参与的形态虽然对白小事件这样一个带有较强政治性且影响全局的运动来说作用不大,但保校委员会仍然很重视这个渠道。在 2000 年 7 月,当白沙罗村民得知白小迁校计划时,就立即会见马华和民政党的国州两级议员,请求援助。9 月 12 日,蕉赖区国会议员陈国伟到访白小,委员会与之接触。12 月 9 日,保校委员会会见雪州教育局官员和董事部。此后,委员会还拜会过工程部长三米维鲁、八打灵北区国会议员周美芬、副部长韩春锦等。保校运动开始后,2001 年 1 月 13 日又会见了科学和工艺环境部长刘贤镇,15 日会见教育部长慕沙,2 月 8 日会见林良实(此后又有多次接触),13 日会见国大党主席沙米鲁。3 月 12 日,董总主席郭全强会见马华总秘书陈祖排,商讨保校问题。3 月 19 日和 23 日,村民代表和委员会分别到国会展开游说,邀请国会议员到访白小原校。这些接触效果相当显著。如三米维鲁与刘贤镇、沙米鲁都答应给白小以适当协助,因此环境部门对白小的环境报告很快做出,证明并不存在环境污染等现象。公共工程部也史无前例地在 8 个月内建成丽阳镇新校舍。

政治参与的形态还有政治冷漠与司法参与(通过司法途径满足权益要求)等。对白小问题而言,作为消极的政治冷漠显然无法满足需要,只有寄希望于积极的政治参与。2001 年 1 月 7 日,保校委员会曾请 Manoharan、邓章钦、西瓦拉沙和 Latifah Koya 组成律师团研究相关法律问题,试图走司法参与的渠道,但最后没有坚持进行。

### 三 白小保校运动政治参与的特征

综观 4 年来白小保校运动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到其政治参与具有非暴力性、参与主体的多样性、参与效果的模糊性和参与动机的永久性特征。

从对政治参与概念的理解中我们了解到,政治参与不仅有体制内的、常态的方式,而且也有体制外的、非常态的方式,如暴力革命,甚至是恐怖活动等,为达目标而不择手段。白小保校活动的政治参与如游行示威、绝食静坐、接触政府官员、公共集会、发表言论等都较为温和,完全是体制内的政

治活动,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政府在对待白小问题上也是在可能范围内尽量保持克制态度,并没有利用一直被诟病的《内安法令》对付保校委员会成员。因此,在保校运动中,虽然有警察干预,部分村民被带到警局问话,但双方并没有什么激烈的暴力冲突,恐怖活动或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更是不可能。

由于白小保校运动涉及到马来西亚华人社区的母语教育和族群文化的传承问题,因此它在华人社会中引起广泛共鸣。在保校运动中,不仅仅白沙罗社区的民众是政治参与的主体,各相关华人政党和社团,如民主行动党、公正党、民政党、马华公会的一些基层组织、董教总、雪华堂等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运动的主体,特别是民主行动党与董教总。它们一方面在各个层次上支持保校委员会的行动,如筹款、捐物、人员帮助等,另一方面则直接以白小为议题举办各种活动。如行动党与雪华堂就曾多次举办白小汇报会、庆祝会、跑步游行、竞走游行、悬挂“白小保校运动天数看板”等。董教总的高层人物直接与政府官员对话、施加压力、制造舆论、管理财务、领导聚会等。另外,白小保校委员会也获得来自各地华团以及各行业人士的关心和支持,大马莱农总会、大马吊秤车同业公会、彭亨直凉华夏大会堂以及雪隆兴安会馆青年团等团体源源不断的支持,更坚固了村民保校的决心。各大专院校团体的同学也络绎不绝地来实地了解保校运动,并誓言把运动精神传达至各大专院校。

白小保校运动经历 4 年的艰辛历程,虽然取得一些成就,如丽阳镇新校址的快速修建、宣传了华教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次华人社会的动员等,但其“保留原校”的主要目标仍然没有达到。其实,“保留原校”是马华社会要求增建华小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这一要求与马来西亚政府一贯所奉行的加强族群融合的政策是有矛盾的。因为马来西亚政府在 1969 年“5·13 事件”后已经真切认识到影响马来西亚发展的主要障碍就是民族问题。故在 70 年代以后,政府就采取多种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学校是民族文化遗产的主要工具,模糊甚至消除族际边界,应该从学校开始。毕竟从实质上讲,在民族所具有的各项特征中,民族文化最能体现此民族与他民族的区别。基于此,马来西亚政府一直在限制各非马来人源流学校的数量,提倡建立多民族的宏愿学校,鼓励各族学生就学于国小、国

中等。且不说马来西亚政府的解决民族问题政策的合法性和效果如何,单就增建华小这一点,尽管新一届政府的态度有细微变化,但近期不可能有很大的让步。所以说,类似白小问题根本解决的前途是不被看好的,起码是模糊的。

对于这样的前途,白小保校委员会知道,各党团知道,整个华人社会也知道,然而,他们不会轻易放弃,特别是华教机构更是如此。白小保校运动能得到各方支持、艰苦延续 4 年而不降温就是很好的证明。白小保校运动作为马来西亚华人母语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为相关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恒久的动力,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已经把母语教育看作是一项必须反映在教育法令和政策中的基本人权,保护母语教育就在维护民族的“根”。这种精神之所以体现在董教总发布的母语教育宣言中,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对一个民族而言,民族文化的承传与发扬,必须通过母语教育方能达致目标。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它是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唯一没有中断且还在继续发展中的人类优秀文明,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资产,也是全世界人类共有的珍贵文化资产。”<sup>[8]</sup> 母语教育与民族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实说明,完整的母语教育体系不仅仅只有现实工具性的意义,它还有利于民族基本属性的维护和发展。回溯马来西亚华教奋斗的历史,为办独大起诉政府、抗争不公平的教育法令、反对“宏愿学校计划”和“2-4-3 计划”、开展独中复兴运动、茅草行动等事件,其艰难与复杂程度都不亚于白小保校运动,也不是一时所能解决的问题,但马华社会一直在坚持,并且满怀信心,所取得的成就为东南亚其它国家的华人社会所瞩目。目前在马来西亚有 1,284 所华人小学、60 所华文独立中学、78 所改制学校以及 3 所华文大专学院。这些都表明,涉及民族根本利益的问题是不能轻易妥协的,甚至是无法妥协的。民族问题

本来就是非常复杂的,多元文化的整合不仅在一国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是相当大的难题。民族问题的形成与解决不只是从经济利益角度就能审视清楚的。

### 结语

白小保校运动所表现出的政治参与形态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政治参与形态的缩影,然而,相比较而言,前者毕竟只是后者的一个具体组成部分,其形态并不十分全面。从表面的形态来看,白小保校委员会的政治参与方式和政治参与理论所涵盖的方式相比还有所出入,如它只是体制内的参与,也不属于政治冷漠的范畴,而在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参与的历史中,这两者都有表现。在某种程度上,马共(华人占大多数)的行为和 1969 年“5·13 事件”等也许是非常态政治参与的代表,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相当一部分华人对政治是冷漠的,当他们得知其努力得不到相应回报时则更是如此。从政治参与的动力而言,母语教育问题只是马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一个部分,其它方面的任何不正常都有可能导导致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因此马华社会总体政治参与的动力是多样的、丰富的,动力作用的时间有长久性的,也有短暂性。从政治参与的主体来看,保校委员会的政治性、恒定性还不足,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政治性社团。不过在目前的马来华人社会,政治社团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了。华基政党如马华公会已经有 56 年的历史,其它还有民主行动党、民政党等,华人社团在全马约 4,000 余个,这些都是政治参与的主体,制度化程度在逐渐提高。从政治参与的效果来看,显然政党的参与效果最好,其次是制度化程度较高的社团,团体性参与的效果好于个体。如果没有各政党和社团的支持与帮助,白小保校运动就不可能取得目前的成就。

### 【注 释】

[1] 浦岛郁夫著,解莉莉译《政治参与》,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 版,第 4 页。

[2] [3] 格林斯坦等编,竺乾威等译《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 版,第 188 页。

[4] [5] 谢诗坚:《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http://mumacheng.com/book/book14/book14\_203.htm

[6] 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版,第 125 页。

[7] 杨凯斌主编《把根留住 500 天——白小保校运动图片集》,吉隆坡,2002 版,第 46 页。

[8] 郭全强:《21 世纪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与前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2004 年第 1 期。

【责任编辑:郑一省】